

# 河北井陉千佛岩石窟的调查与研究

孙闻博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中国晚期石窟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 北方资料较为缺乏。千佛岩石窟位于河北省井陉县, 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岩石窟始建年代应为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 鼎盛期在明代中后期, 现存造像应修造于明代。石窟主要反映了明代当地民众的信仰状况。

**关键词:** 千佛岩; 石窟; 宋代; 明代

**中图分类号:** K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972(2007)04-0060-04

位于河北省井陉县的千佛岩石窟, 为1956年确定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一直以来未受到充分重视, 并面临人为破坏加剧的威胁。温玉成和刘建华两先生曾于1984年进行过初步考查。<sup>[1]338-342</sup>除温著提及外, 至今尚未有相关调查报告与研究论文问世。笔者于2005年1月前往该地调查, 并对石窟作初步的分析。

## 一、地理位置及石窟的平面结构

井陉千佛岩石窟位于河北省井陉县西南, 南障城镇七狮村西北的山崖上, 距南障城镇(旧称南障城乡)6公里。关于井陉千佛岩, 地方志曾有零星记载。《井陉县志》记: “千佛岩在县东南四十里, 南障城村东二里, 山高百余丈, 岩在绝壁, 两壁镌千佛像。”<sup>[2]</sup>又, 《井陉县志料》名胜条, 记千佛岩: “在县治南四十里, 南障城乡东。山高百余丈, 岩之绝顶有寺, 寺内有佛像数千尊, 或以沙石琢成, 或就岩墙雕镂而成。岩旁有谷, 高而且邃; 中有水入之甚寒。询诸土人, 皆未能知其深度若干也。”<sup>[3]</sup>千佛岩属当地规模较小的千佛岩山脉, 为该山脉之主峰。山脉全长十余里, 山东面有南北走向的甘洵河, 原向北与割髭河汇合后注入绵蔓河, 再向北入滹沱河, 今已干涸, 仅存河道。

石窟位于七狮村旁山峰的东面接近山顶一断崖处, 洞口东偏北30度。石窟东侧有近年重建之睡佛殿, 现存大卧佛1尊, 罗汉坐像8尊。佛像头部均被

毁。民国编《井陉县志料》有照片可见当时之原貌。石窟外现立碑五通, 为近年所发现。

石窟现洞门约修建于明代, 上有石匾题“千佛古洞”四字。石窟非人工开凿, 而是利用天然溶洞, 于两壁上随体就势, 雕凿佛像。石窟分为内洞和外洞。两洞之间原有立石相隔, 只外洞有佛教造像, 这里只讨论外洞。其平面为不甚规则的长条形, 进深32.5米, 宽3.1-4.5米不等。高度在7米左右, 中上部不很规整, 壁面石质粗糙, 硬度较大。北壁下部有浅沟一处, 延伸较长。南壁西部尽头上下有小的岩洞岩坑。此外洞的里端含水量较大。佛像全部雕凿于南北两壁上, 西侧没有。主要的两座大佛(像一、像二)、三座佛龕(龕一、龕二、龕三)和大千佛位于南壁上, 绝大部分题记也位于南壁。北壁则有早期题记两处。岩壁由底部至顶端全部布满小千佛, 甚为壮观。小千佛皆为结跏趺坐, 绝大部分坐于圆莲座上, 少数直接坐于平整岩面上; 其手印各异, 几乎涵盖了佛印中大部分种类; 衣着双领下垂式袈裟, 北壁部分小千佛曾在表面施过红、蓝色颜料。洞内绝大部分佛像头近年来被陆续破坏, 从遗留的痕迹看原来很多有红色头光。石窟原始面貌可参考《井陉县志料》中的照片资料。

## 二、石窟的造像与题记

南壁由东向西主要有像一、像二、龕一、龕二和

收稿日期: 2007-04-26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孙闻博(1983-), 男, 河北石家庄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井陉县志料》千佛岩山系条记: “起自晋省平定县固关乡西南……入(井陉)县境吕家村, 为康槽岭。向东南行有苇子山、罗锅寨、大柴山诸峰。由大柴山折而北行为凤凰山, 再北为千佛岩。”

《明史》卷44《地理志一》记: “井陉, 元属广平路威州, 洪武二年来属(真定府)。东南有城山, 又有甘洵河, 亦名冶河, 南与绵蔓水合。”参见张廷玉《明史》,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龕三。

像一:位于南壁最东侧下部,突出于壁面。佛座高1.2米,宽2米。像坐高2.45米,结跏趺坐,头、右手已毁,服饰上为内着僧祇衣,外着通肩袈裟,左手平置齐于丹田,掌心向上,为禅定印,右臂斜举于胸前。线条雕刻粗糙,未露双足,附于双腿上的衣褶用较为密集的竖线表示。

像二:位于像一西侧近旁,亦突出于壁面。佛像高1.7米,宽1.2米,头已毁,坐于圆莲宝座上,宝座上饰双重莲瓣纹,佛座高0.65米。佛像通肩袈裟,衣着上束腰带,内着裙,左手抚于膝上,显左足。现据《井陉县志料》中的照片分析,佛像头部原为螺发带肉髻,面相方圆,双目下垂,眉弓突出,鼻宽而棱角分明,双耳下垂接近肩部,脖颈较短。

龕一:由像二往西,位于南壁上部。龕内刻一坐佛像,其双腿下垂坐于叠涩方形座上。佛座高0.66米,佛座和佛像微向后仰。佛像坐高2.15米,其衣着、手印类于像二,用红色绘出头光和身光,为火焰纹,绘制手法十分粗犷。龕一左右两侧小千佛被下部佛像打破,原来佛像被凿去后在原处仿照上面小千佛又重新凿刻。以上三身佛像形体明显大于洞内其他造像。

龕二:位于龕一正下部,中间间隔一排小千佛。整个龕雕凿较浅,当为打破壁面原有小千佛而修造。时代为整个石窟内最晚的一组。龕高0.95米,宽1.2米。龕内有三身造像:正中为观音菩萨骑吼,勇猛结跏趺坐,人、兽头皆已毁。兽长0.5米。左侧为文殊菩萨骑狮,文殊为左舒像,兽长0.45米。右侧为普贤菩萨骑象,普贤亦为左舒像,兽长0.45米。两像的人物头部亦被凿掉。整体雕刻较为精美,尤其文殊坐骑狮子,头部制作较为精细。龕左右有小型比丘立像,为供养人。

龕三:位于南壁的最西侧。大约为洞口进深23米处。龕内刻道教水府三官像,高0.4米,总宽1.2米。三官像头部亦被毁坏。三像着道袍,双手作拱,膝下显长绅带,足着云头履,坐于长排石座上。两侧为供养人像,并各有侍从一人。龕下有题记两处。

其他:佛坐像一件(残),风格和洞内造像不同,年代待考;武士残像两件,当为明代重修洞门时所立;石供桌一件,明代嘉靖二十六年所造;佛莲花

座和石构件各一个。

洞内题记:(由东向西)南壁(T1-T24):T1:在村李贵妻董氏男李志三尊。T2:槐郎铺董郎妇王氏亡过六七日造佛二尊父王明做。T3:临洮荀子洮曲偕庠友张子清、张子右、峰昌子銓山游此,岁嘉靖乙卯秋月十有五也。T4:李人妻昆(或作温)氏二尊。T5:李义妻昆氏亡人李海一尊载朱佛一尊。T6:在村女邑众安氏:候氏、氏、李氏、赵遂、氏、昆氏、刘氏、李氏、甄氏、李氏、马氏、刘二姐、孙氏、昆氏、冯氏、氏、刘氏、高氏、王氏(拓片二)。T7:魏秀妻赵氏。T8:赵母王氏。T9:魏妻吕氏。T10:魏诚一尊。T11:魏斌妻刘氏二尊。T12:柏山朱元二尊。T13:李谦妻候氏二尊。T14:井陉县三十里住持千佛洞圆钦善人,男程宗程王,岩岙地庆,弟子男程宗,三代师菩萨,门徒性铸,嘉靖二十四年石匠人武得用安朝阳。T15:北浴李荣妻氏十尊。T16:尹家庄尹信妻赵氏二尊。T17:在村赵新妻氏一尊一十。T18:南高政妻尹氏二尊。T19:在林闰妻李氏五尊。T20:柏山李仙二尊。T21:柏山李贵妻解氏母冯氏三尊。T22:在村信妻董氏四尊。T23:水府三官:北秀林村主信男善人程玉男程宗礼女善人宋氏、高氏,住持僧圆钦,门徒性,嘉靖二十年正月吉日造。T24:临城县石匠武得朝武得用造。

北壁(T25-T26):T25:天威簿尉大梁王峤仲温,镇阳卢椽伊川王泰亨夫,同捡旱田自山下步至山,然火穷邃洞而返,大宋元丰三年九月望日。T26:维那郎刘贵占佛二十五尊,维那王志占佛三十五尊,维那万占佛三十七尊。

石供桌:大明嘉靖七年五月十三日功德主张万、张仲。僧圆钦、门徒性铸,功德主李福、张玺。功德主吕简杜氏、男吕宗甫、孙吕启东,石匠武得朝武得用,住持僧人圆钦性锦,嘉靖二十六年仲冬初九日立石。

洞外碑刻:

碑一:《重建千佛岩记》,位于千佛岩石窟洞门南侧,长方形小碑座。

碑二:《重修睡佛殿记》,位于洞口外下一级平台,碑座同上。

碑三:《重修千佛岩记》,位置同碑二,碑座同上,碑首有佛像图案。

碑四:《千佛岩睡佛殿重修记》,位置、形制同碑二。

石供桌按温著应有两件,此次调查另一件未发现。

碑文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科学研究基金《河北省井陉县千佛岩石窟调查与研究》附录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另,碑一、三、四、五还可参考井陉县政协编:《井陉县历史文化丛书:文物古迹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306-309页。

碑五：《新建观音真武阁记》，位置、形制同碑二。

碎碑六：位于千佛岩石窟东侧半山平台上送子庙内。

三、关于石窟的始建年代与造像分期

1. 关于石窟的修建年代

《井陘县志料》“古迹”条目有“千佛岩”，其言：“寺内石佛数达千尊。内有一佛座上镌‘齐河清四年造’等字，据此则斯寺为六朝时之建筑……”关于此佛座石刻，该书在“金石”一册中还进一步说道：“其佛及佛座皆以细滑石雕成。……民国八年佛被贼盗取。”<sup>[4]</sup>据称留存下的佛座当时被移到县初小校内保存，本次调查并未找到，但作为一个可移动的单体造像，不足以作为石窟断代的标准，并且，所述石质与石窟内造像明显不同，洞内石刻造像风格特征也不符合南北朝时期的特征，此说不可信。后人根据洞内北壁的 T25 题记落款为“大宋元丰三年九月望日”，认为石窟修建当在此前，并将年代定在北宋真宗后期。新近发现的明代《重修千佛岩记》石碑，则解决了这一问题，据该碑记述，井陘千佛岩创建于大宋元祐三年，即公元 1088 年，为宋哲宗时期，创建者为一云游至此的僧人，法号“守行”。至于洞内元丰三年的题记，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游玩至此的人，“然（燃）火遂洞”而意犹未尽时的留言，当时应只有天然的溶洞，还未有佛教造像。

2. 关于千佛岩石窟现存造像的时代

《重修千佛岩记》碑文记宋代僧人子行在初创石窟时，曾和当地民众“同力并修，各舍资财，勒圣像，号名曰弥勒”；又石碑《千佛岩记》“有古迹曰千佛岩，号曰弥勒”，石窟初建时因所雕凿皆为弥勒像，故称其为弥勒洞；又，《重修千佛岩记》有“子行与在村善人李贵齐宣工全武进等众人……上得此山……”。<sup>[4]306-309</sup>在村，非介宾短语，而是一个村庄的名称。据《获鹿县

志》，在村位于获鹿县，临近井陘。李贵则显然为宋代人。此次调查中，在石窟内发现了“在村李贵”的题记。其正位于十分靠近洞门的像一和像二之间，即 T1，内容为：“在村李贵妻董氏，男李志三尊。”此题记年代当为宋代。但现洞内三尊大像，即像一、像二、龛一的造像风格则与宋代佛教造像差别明显，而与洞外睡佛殿修建于明代正德六年（1511 年）的大卧佛造像风格相一致。由此可知，石窟的始建年代与现存洞内造像的雕凿年代是不相一致的。洞内部分题记的年代确在宋代，而现存造像的年代则不是温著所定的宋代，而当在明正德六年及其以后。石窟南壁由洞口向内其年代越来越晚。龛三的水府三官像位于南壁最末段，此处已不再开凿小千佛，只是单在一台面上凿出了此龛。雕凿年代依题记 T23 为“嘉靖二十年”，即公元 1541 年。龛二的三菩萨像，之前已提及其凿刻较浅，并且打破了已凿好的一片小千佛，故其年代当晚于周围小千佛。旁边题记 T14 记为“嘉靖二十四年”，即公元 1545 年。龛二、龛三旁的题记为石窟内仅有的两处明代纪年，龛像所处位置偏于洞内西端，并且以龛二年代最晚。这大致是因为当时洞内已无多余之处进行新的开凿，故选取打破固有小像而为之。北壁全为小千佛，时代应和南壁小像时代相当。由上，洞内现存造像雕凿的起止年代当为 1511- 1545 年。

3. 石窟的沿革和发展

石窟自宋代元祐年间创建以来，历代多有修缮和发展，根据此次调查的资料大体可以概括为：肇造于宋哲宗年间，湮没于金元时期，兴盛于明代的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至清代尚有修缮而渐趋衰败。具体参见表 1。

4. 天威军在井陘的活动

石窟北壁的题记是宋代神宗年间的两位官吏所留。一为“镇阳户掾伊川王泰亨夫”，镇阳，应为镇州，

表 1 千佛岩石窟修建沿革表

朝代纪年	公元纪年	石窟及其周边的主要建设
宋·元祐三年	1088年	始雕凿洞内弥勒
明·正德六年	1511年	修洞门、建伽蓝堂、大王庙、卧佛殿，雕凿佛像
明·嘉靖七年	1528年	重修殿阁、建钟楼、庄严金佛、补塑圣像
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	重修殿阁、偏金千佛、添造罗汉一堂、新建泰山圣母宫殿三间，增盖僧房
明·隆庆五年	1571年	重盖睡佛殿、补塑圣像、修洞门
明·万历十四年	1586年	建观音真武阁
清·雍正年间	1723- 1735 年	重修睡佛殿

本表主要依据洞外碑刻碑一、二、三、四、五的有关内容整理制作。



实为真定府的别称,真定府治在今河北正定。另一为“天威簿尉大梁王峤仲温”。簿尉,宋代官名。天威,则非地名。据《宋史》卷86《地理志二》真定府属县“井陘”条注曰:“(井陘)次畿。熙宁六年,省入获鹿、平山。八年复置,徙治天威军,即县治置军使,隶府。有天威军、小作口、王家谷三砦。<sup>[1]</sup>可见天威军在神宗时期始设,作为重要的卫戍部队驻扎在井陘,由真定府管辖。天威军在井陘县内留下了不少遗迹遗物,井陘县内有天威军石桥。此外在井陘县城还曾发现“天威军官瓶”。石窟内的题记和石桥、“天威军官瓶”的先后发现对于研究天威军在井陘地区的活动提供了线索。

### 5. 民众信仰与石窟在当地的地位

在千佛岩石窟始建的北宋,当地的佛教就较为兴盛。温著中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还特别提到“据《广平路威州井陘县苍岩福庆禅寺》载,‘福庆禅寺’额就是大中祥符(1014年)孤台僧詮悦,智贇所请。此后以南障城村贾己夫妇为功德主,夫妇终老焉(公元1190年)。金元以来,佛教临济宗在此地大为发展。……詮悦,俗姓耿氏,本贯真定府井陘县大化乡孤台村……<sup>[1]</sup>”。而延续到明代,我们注意到千佛岩石窟造像的主要雕刻者——程氏兄弟既造佛像又造水府三官像,并且千佛岩的住持僧人在道教造像

参考文献:

- [1] 温玉成. 中国石窟文化与艺术[M]. 上海: 上海美术出版社, 1993.
- [2] 钟文英. 井陘县志[Q]. 雍正庚戌年,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部藏.
- [3] 王用舟, 傅汝凤. 井陘县志料[G]. 民国二十年,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部藏.

的题记上亦有留名,这反映了明代当地民众的佛道并信和当地宗教上的佛道合流。明代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曾加大对道教的检约措施,不过至明中期,明世宗崇信道术,明英宗和明神宗又先后编修《大明正统道藏》和续编,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道教在民间的传播。在宋代,儒、释、道三教已逐渐合流,反映在石窟上则以中原北方地区的庆阳平定川石窟(1095年)雕凿的“三教诸佛”为最早代表。<sup>[2]</sup>明代以后三教进一步混融,佛道两教造像同时出现于井陘千佛岩石窟正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状况。井陘县千佛岩石窟完全为僧人和当地民众合力兴建而成,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一直接体现着浓厚的民间特色。千佛岩石窟于当地有较大影响,不只局限于本县,通过对碑刻和题记的考察可知,除井陘外,临城、获鹿(现称鹿泉)、元氏等多个县的多个村社都受到它的影响。石窟在当时具有游赏、求福和造像以超度亡灵等多种功能。过去研究者曾提到“香火社——秀林社”<sup>[3]</sup>,从县志资料中看,实际上是井陘县的一个里社,乃地名也。按《井陘县志》所记,井陘县有良都社、秀林社等多个村社,其一社分十甲,每甲管户,每社设一里长。碑刻和石供桌的题记实际反映了秀林社(现称为秀林镇)民众到当地活动的情况。

- [4] 井陘县政协. 井陘县历史文化丛书: 文物古迹卷[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5]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6] 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1986.

(责任编辑 程铁标)

## A Survey of the Jingxing Qianfeyan Grotto of Hebei Province

SUN Wen-bo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later period grotto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and the documents about them in the north are deficient. The Qianfeyan (thousand-Buddha crags) Grotto, located in Jingxi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is the provincial level key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The grotto could date back to Yuan Hu the third (in 1080)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s peak was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extant josses should be buil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grotto has mainly reflected local populace's belief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ousand-Buddha crag; grotto; Song Dynasty; Ming Dynasty

《井陘县志》记: (天威军石桥)在县北五里石桥头镇街中,为宋代元丰八年,天威军人李宣请于军使葛臧建造。

《井陘县志》记民国四年,在县城内东部县立高级小学操场内曾出土一批天威军官瓶。高尺余,口径很小,形体细长,瓶上皆题“天威军官瓶”五个字。建国后该瓶在当地仍有出土。